老人和琴

□冯秋子

这是一幅镂刻在铜板上的蒙古老人拉马头琴的图画。老人个头不算高大,身着草原牧民的日常服饰,半盘着腿坐在草地上,正沉浸在拉动马头琴所生发的乐曲声中。十几年前,这幅铜版画斜插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个地摊的杂物中,我远远看见,朝它走去。没有比它更合适了,我获得的,进入到心里。不敢想象和指望,它这样子真实地跟我回家了。我心满意足,将其悬挂在抬头就能看见的墙壁上。

吉祥的云朵,野草茫茫。老人身着传统蒙古棉袍,细密的镶边和老式牛皮靴上常见的人工缝制的祥云跨边,风中飘忽的随人经风沐雨的光荣战帽,还有结在马头琴颈的哈达,柔顺飘逸,随琴声的苍茫律动和拉琴人的凝重朴质互为内外补充……蒙古人天性中的浪漫柔情,从哈达轻盈、绚烂的舞动中传递出来。夕阳西下,牧羊归来,席地盘坐,满足的幸福感,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庄重情怀,使马头琴声自胸中悠然升起。琴声与干裂的草地、宁静远阔的天空、老人如静似动的神韵、帽顶起舞的缨带,浑然凝结,指示出回家的路径。北方土地深埋的秘密,严整而清远地昭示着。

蒙古老人的安宁、持重和土地的简洁、深刻一致,人的生活气息与自然万物的收放秩序一致。马头琴连接起人和万物,把人对土地的认知与感触梳理成序曲,把人的念想和体悟渗漏成水渠。手指与日行千里的步伐,或急促舒缓,或强劲碎细、高低远近,娓娓地流淌,先是自己,后是他者,感染于琴,萌动湖海。

日月起降,声息存身。马头琴告诉世人:我在哪里,万物安宁与否。

离开草原的人,听到马头琴声,就想念草原,想念父母双亲。即使远隔千山万水,见不到马头琴,它的声息早已像马莲的根须扎进心田。在有知觉的每一个时间缝隙里,马头琴的声音总是流动着,牵住生长于草原的大小人们的手。不管走到哪里,身处苦乐悲欢哪一种境况,琴声与你的脚步一道往前。你有东西在怀中,你揣抱着无限大的和无限小的,脚步无论怎样乱不到哪里去。何况还有生长中的节奏作支撑,长调歌子一支又一支蓄积在心里。

长调歌曲,因马头琴埋伏的性能方向,而拥有传递的力量。

这是蒙古人找到的抒发思想和情感的方法吗,马头琴和长调歌曲?

但是铜版画上,柔和单纯的情致里,犹存着面容的寂然忧郁,老人触动了琴弦,有声之处隐约浮现着无言之痛。这位长者是擅长消化悲喜的人,面孔里依然镂刻下曾经的悲壮、酷烈和罪孽之旅,那种烙印,深进骨髓。

即使是倾听《鸿雁》,这首改编自300年前受人尊重的敬神喇嘛心缘意起时吟唱出的歌子,这首因思念亲人、感恩故土而有动力萌发的《鸿雁》之歌,后人随吟唱、随被牵动,几经转辗改动,歌词回归到欢乐与沉静地面对那一时刻所愿吟唱的敬酒歌,因为仍旧保留了原始曲调,以蒙古长调的形式行进,悠扬、苍凉、辽远、高亢,感染于心而情不自禁。每回倾听《鸿雁》,幸福与悲伤相并而生。2001年最后一天,我跑回内蒙古匆匆看望了一下朋友们。飞机在呼和浩特白云机场降落后,迟迟没有打开舱门,人们等待走出飞机的时间,广播里响起《鸿雁》乐曲。我止不住流出眼泪。我别过头,藏起自己的脸孔。我知道,那样的时候,没有道理站在人群里流眼泪。大家一路同行,终于平安落地回到家乡,自然、放松和欣喜溢于言表,哪里是这种形状。而眼泪却是不管不顾悄悄地流,我悄悄地擦去,它又悄悄流出来,怎样努力也是枉然。我心里着急,天哪,不能够这样啊……朋友。

一只鸿雁来,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出来。不光是我,我看见别的人也有悄悄擦拭眼睛的。

我想到艺术和孩子,自然万物和灵魂,怎么样就成为了律条。做什么,不做什么;有什么,不有什么;想什么,不想什么,已在心里生根、结存。

收藏于家中的是有限的,但从中获得的东西与日俱增、无限地多。常常感念于心的,是事物本身,它保存着悄默的气息和觉悟力,长久地在土地里生长。

大家V微语

为文与开山

□刘墉

●写文章就如同开山路,起初是披荆斩棘,一词一句细细地推敲。

●既而开出来一条小路,也是坎坎坷坷,佶屈聱牙,险怪奇丽。

●只有到了真积力久,才能成为坦荡大道,平实宽广,敦厚含蓄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给父亲炫耀的机会

□随风

不久前回老家的时候,亲朋好友乃至隔壁邻居,见到我的第一句话,都不约而同变成了"大作家回来啦"?半天没反应过来,我啥时候变成了大作家?

跟母亲一说,她努努嘴指指父亲,悄声对我说:"这还不是你爸的功劳,他现在已经将你夸上天啦。"我算是明白过来,不过实在很惭愧。我只不过是写点文字赚点"银子",和"作家"这两个字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。这下好了,被父亲炫耀成这样,我有苦难言。可是,在父亲眼里,能够在全国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,不是作家是什么?

那晚,我耐下性子,就这个问题和他做了详细的探讨。核心意思,是让他别在亲戚朋友面前夸大其词,将我夸成了一朵花,被内行人知道了,会被当成笑话的。父亲不以为然。表面上,他很郑重地答应我,说下次一定会注意措辞。但一转身,我听到他跟母亲嘀咕:"我哪里说错了,我女儿就是厉害呀,谁家女儿能和我女儿比?"

我既难过,又惊喜。难过的是,我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。若真是能配上"作家"这个头衔,那我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为我骄傲;惊喜的是,父亲终于肯承认,他女儿很厉害。不像小时候,他总觉得我做得没别人家的孩子好。

晚上,我和母亲整理家里的橱柜,无意中发现,上次我和老公带回去的3瓶上等茅台只剩下3个空酒瓶。空酒瓶留着干吗?重点是,才几个月的时间,喝得也太快了吧?我忍不住跟母亲嘀咕:"这酒不是让爸慢慢喝的嘛,咋全都喝完了?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,还一下子喝这么多。要不是看他好这口,给他买点解解馋,我们哪会给他带这个?"

母亲听我说完,笑着说:"你就放心吧。这3瓶酒真正喝进他肚子里的,顶多半瓶。""那酒呢?"我好奇起来,家里就两个人,母亲可是滴酒不沾。"因为这几个月里,只要家里来亲戚,他就让我炒几个下酒菜,招呼人家尝尝,最后就尝光了呗。"母亲说这些的时候,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。然后她还学着父亲说话的口气:"来来来,看看啊,这是我女婿拿来孝敬我的上等茅台哦,很贵的呢,没喝过吧?来,我给你尝尝。"

母亲学得很像,惹得我笑出了声。可笑过之后,却忍不住想流泪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我的父亲是真的老了。他变老了,我这个女儿在他眼里,就变得越来越厉害。

学生时代,父亲对我向来严格。印象里,他几乎很少夸我。偶尔考了第一名,刚想回来炫耀一番,父亲马上就会拉着一张脸,语气严肃地说:"骄傲个啥呀,成绩都是过去,要向前看。"那时候的我,好像从来没有让父亲真正满意过。

现在倒好,父亲恨不得告知全世界,他的女儿才华横溢,写得一手好文章,还嫁了个对他很孝顺的好女婿。总之,我一下子变成了全世界最好的女儿。

这样的转变,真有点适应不过来。

跟母亲提起这些的时候,她笑着说:"你爸那时候是怕你骄傲得迷失方向,才不敢夸你。现在好了,你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个人作品,他当然得昭告天下。你啊,就给他一点机会,让他炫耀炫耀呗。"

被母亲一说,我一下子难过起来——是啊,父亲辛苦了一辈子,我可不就是他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人生作品。既然对于这个作品自己感到还挺满意,为什么就不能炫耀一下呢?

其实我唯一要做的,不是阻止他炫耀,而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,让我那可爱的父亲有更多炫耀的资本。

文史杂谈

冬酿酒

□杨月英

小时候,家里住在嘉兴路桥边上的美德新村,和祖父母、父母同住。那时路上经常能见到零售的酒酿。在卖酒酿的摊子边,购买者自带锅碗,称斤论两地购买酒酿,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端着锅碗回家。

我印象中,家里从未买过现成的酒酿,因为祖母自己会做。酒酿的制作方法很简单,祖母做酒酿的时候,我在旁边看过很多次:饭锅里煮熟糯米,把酒曲碾碎成粉末拌入米饭中,然后在米饭中间挖出个圆孔,倒入一碗水,用一条小被子把饭锅裹起来。如果是温度高的季节,那就更加方便,不必再给饭锅裹上被子。在厨房里放置两天左右,一家人就能吃到用酒酿做的早餐了,酒酿水潽蛋、酒酿小圆子都是上海人家的家常早点。如果在酒酿水潽蛋里再添上几个桂圆,那可以用来待客。二十多年前,有客来访,给客人煮上一碗酒酿桂圆水潽蛋,再切上一盘水果,放三两碟瓜子、兰花豆、大白兔奶糖之类的零食,招待客人的礼数就算相当周全了。

我小时候性子急,酒酿发酵所需的两天也等不及,总是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,偷偷跑去厨房揭开锅盖看。看得多了,即使是小孩子也会看出门道来:如果酒酿中间的圆孔还没有渗满酒液,那酒酿肯定还没有到可以吃的时候。为了不被大人发现自己偷看酒酿,每次偷看完毕,总是记得把裹在饭锅外面的被子仔细复原。小时候喜欢揭开锅盖偷看,实际上也不是为了偷尝,因为做好的酒酿有满满一大锅,连着吃上几天酒酿圆子,吃到后来几乎已经吃厌。那时候纯粹是出于好奇,觉得米饭放在锅子里,怎么就会变成甜甜的酒酿?我问父母这个问题,但我父母说不明白具体的原理,当时也没有搜索引擎可以检索。父母只是告诉我经常打开锅盖,酒酿容易坏掉。

前几年,好友从苏州买了冬酿酒,分赠给我一瓶,说是冬至前一两周的时候,只在苏州才有售。冬酿酒的名称,在清代顾禄的《清嘉录》中已有记载:

乡田人家,以草药酿酒,谓之冬酿酒,有"秋露白""杜茅柴""靠壁清""竹叶清"诸名。十月造者,名"十月白"。以白面造曲,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,名"三白酒"。

按照"秋露白""十月白""三白酒"的名目,冬酿酒应是无色的,或者是米酒那样的米白色。但实际上酒色是澄净的明黄色,装在绿塑料瓶里,酒面上漂浮着桂花。看了酒瓶上的配料表,原料有糯米、桂花、栀子、白砂糖,才知道酒色泛黄,是来自于栀子果实。栀子果实是天然的黄色染料。如果原料里去掉栀子,那么苏州的冬酿酒就应该是"秋露白"那样的颜色。

冬酿酒的酒精度数非常低,口味偏甜,桂花的香气很足,口感上带有一丝隐约的气泡感。《清嘉录》里提及冬酿酒的制作方式,云:"以草药酿成,置壁间月余,色清香洌……以十月酿成者尤佳,谓之十月白。"顾禄还引用了沈朝初《忆江南》词注:"苏城俱于腊底酿酒,四月中窨清,色味俱佳。"按照这些文字的记载,冬酿酒就是指农历十月或者腊月之时,短暂发酵而成的酒。我买了酸奶米酒机,可以定时保温,用来制作酒酿非常方便。把制作出的酒酿用纱布滤出酒液,再拌入一小勺糖桂花,桂花米酒就做好了。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做的,叫作自家酿造的桂花冬酿酒亦未尝不可。我自己做的桂花冬酿酒是米酒的珍珠白色,并不会特地费事去中药店买栀子果将酒色染黄。受了《清嘉录》影响,我一直觉得冬酿酒就应该是米酒色的,染黄大约是现代人的突发奇想。直到后来读了日本学者高仓正三的《苏州日记》(孙来庆译,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版),看到作者饮冬酿酒的记录,才知道至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,冬酿酒就已经是"栗子似的黄色"了:

我在自制冬酿酒的时候,想起以前喝过的酒、读过的相关文献,起了想要写一点什么的念头。只是啊,年底的时候,无论写什么,下笔总是多少有一些岁暮的惆怅。年底酿的酒,大概也会带着这样一点回忆的气息吧。

但求寂寞

□邓乃刚

雪天散步就我一个人,这是我小小的自尊和固执。美国的雪有多大?雪地靴从一个雪窝里拔出,再陷入一个雪窝,要使吃奶的劲儿,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。漫天飞舞的"蝴蝶",白了树林,白了山峦,白了我的眉毛和下巴。

雪霁后的风和日丽很是迷人,天空是那么清澈蔚蓝,松柏是那么幽深墨绿,一切都被白茫茫的雪原托举着,让人分辨不出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为拍雪景我差点儿把手冻伤,这是童话中的景致啊!可惜看不见行人,静谧而寂寞,悠远而空灵,如梦如幻,如歌如泣。雪化得有些瓷实了,雪地上留下我靴子的清晰印迹,就像长长的二方连续图案画。

这银白色的梦幻世界,四月中下旬几天内消失殆尽。雪水哗哗啦啦地流下小山,流进小河。霎时,山野绿了起来,先是那种草绿、嫩绿,不久,就变成了深绿,满目葱茏。迎春、蒲公英和各种蓬草开出黄色、白色的花,野樱摇曳着粉红的枝头。紧接着,郁金香、月季和忘忧草,也都争先露出红黄蓝紫。五六七这三个月,一天比一天绿,世界又被绿色笼罩了。

夏天的寂寞截然不同。暖洋洋的,我在路旁的石头上发呆。因为是深山,来往的行人仍然很少,只有野兔、松鼠和鸟儿,还有旱獭。稍远一点儿的山坡上,几只旱獭探着身子在眺望,不知又在惦记着谁家的老玉米。草坪上,一只野兔在狂追另一只野兔,前面的那只许是雌的,它会向后空翻,翻了好几个跟头,还是被那只雄兔压在下面。

好山好水好无聊。一个新认识的老人没待几个月就走了。冬天是雪大,出不去门,现在漫山遍野莺歌燕舞,仍然憋闷得不行。没人和他搓麻,没人和他打牌,没有人听他吹嘘儿子在大公司当总裁,也没有人听他瞎侃什么"国际形势",再待下去就该疯了。

无论冬夏,但求孤独和寂寞。能遇到寂寞,止于寂寞,难道不弥足珍贵吗?皑皑白雪、蓝天白云,莽莽绿野、鸟语花香……让人的内心世界澄清而豁达。在山里,有的只是大自然的和谐之声,能听见大自然的呼吸。汉普顿说:"寂静滋养着我们的本质,人类的本质,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。"他说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